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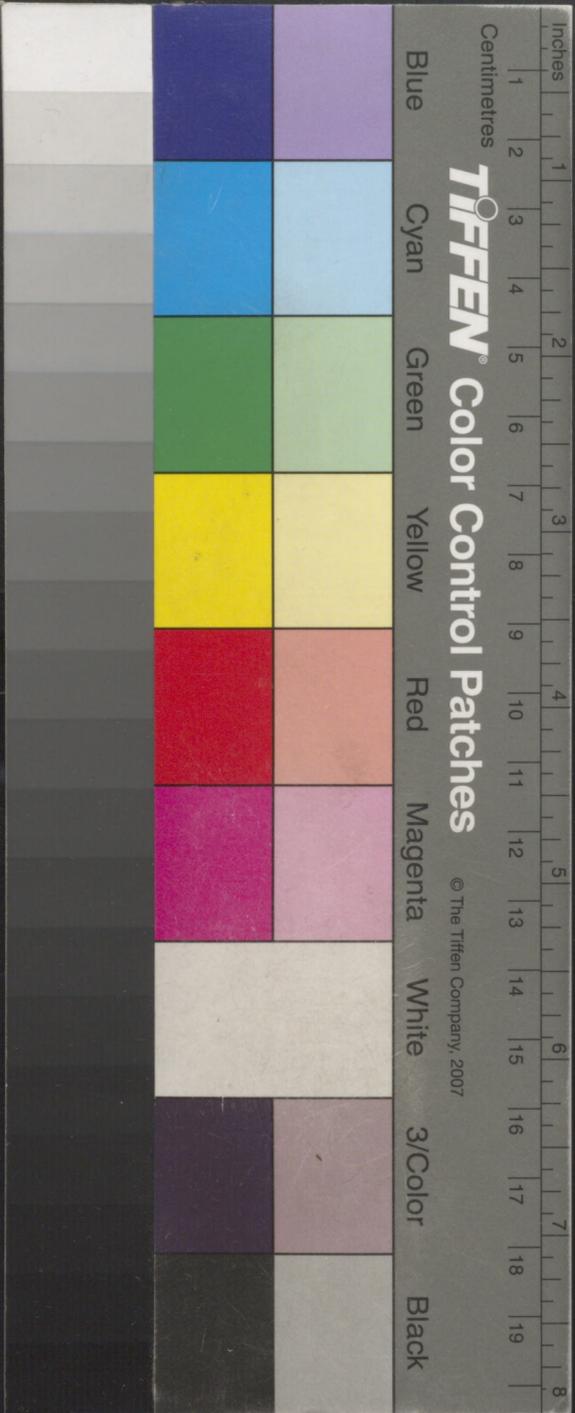


1262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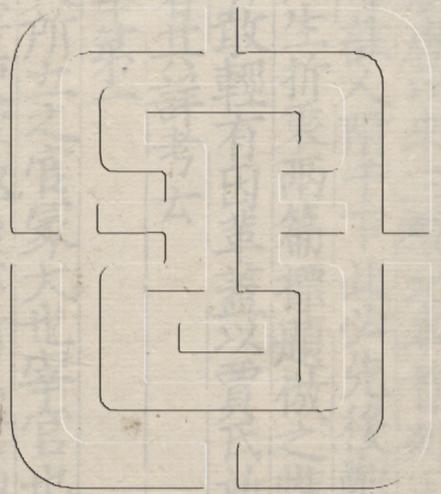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山先生折衷...
者沐...
學...
天官...
象天...
子...
大...
有...
自...
每...
天...
不...
不...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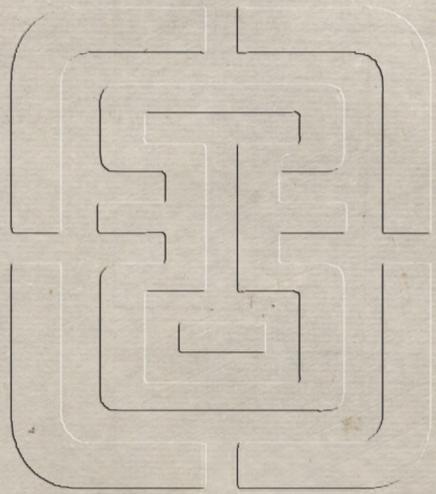
周禮折衷

得之何璟提幹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第而書名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後鄭有所傳授今鶴山先生折衷兩篇標題做之惟自宮正又中分者非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昉為義例學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一

鄭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賈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三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天官兼攝群職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賈六官之首同此序六句者以其建國設官爲民不異也案桓三年左氏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

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賈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爲營及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異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向臣北面之屬云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槊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鄭

為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
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
臣面位乎

又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
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

賈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為四方方三門則王城
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
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左祖右
社者此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
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
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

也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亦音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

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
載師職六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甸地
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為溝洫法無此方里
為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為
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
野對國言之故鄉大夫職古國中七尺野自六尺
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
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

所職而百事舉實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
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為輔極中也言設官
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
分職助理天下眾人取中以為治體其實建國之
初主在設官分職為民極耳

鶴山魏先生云位字注謂君臣之位先鄭之說
非不通只是不該蓋位總言宮廟朝廷之位故後
鄭破之

又云王城十二里或又注云九里已不同又云
甸藉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左
氏渾良夫衷甸亦音

又云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
不可過便是窮極如斗極屋極落邑為天地之
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翼異四方之極是
也此極字至朱文公發明始分曉

又云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緯在其
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此經後人只此
一字尚存如權字便錯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天宰職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論語曰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後鄭云司農引論語者欲見天

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一也且論
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也
冢宰太宰者言不異人也

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
不同皆是治法也去佐主均邦國者以太宰掌均
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
邦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
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全言邦國則與外
可以包內也

鶴山先生云後鄭未見尚書故天官冢宰一
段引論語為說又云周禮連言邦國多是諸侯

邦有封之義建邦設都乃命諸王邦之祭皆訓
封後來為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祭稱國子
寶亦曰邦疆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目康成多是使約法推之如
大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便推殷六廟不知自
書出來却殷已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
約法遂窮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大宰總御羣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外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近而言鄭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經紀天下故王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上下之

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也

鶴山先生云典從冊從六自是一件物不可以常訓之漢儒去古未遠然字義已不甚曉故多失經意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聽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舉邦治

賈此八灋雖不云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灋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百

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為一事解與上府史之
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
聚之義也官刑先鄭謂司刑所掌墨劓剕宮辜
則墨殺臯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為官中之刑
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者此為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
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為
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
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鶴山先生云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

言藏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人一身之藏府亦同
後世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周之官聯其聯事處最密故朱文公謂一
部周禮盛水不漏

又云周禮用字處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
一字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
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
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
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後鄭注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

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圻內者祭祀
其先君社稷五祀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
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
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賈大司徒云凡
造都鄙鄭注其界曰都鄙所在也春秋傳云遷鄭
焉而鄙留是鄙所居下遷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
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鄙
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
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置
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
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

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祿若今月
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
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
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鶴山先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鄙是附

左氏曰是鄙鄭也西鄙北鄙以我為邊鄙鄙有
外意如貪鄙被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看

又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
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
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
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

是此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
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
三代安有口賦其誤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
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以馭其過

鄭康成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
後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誅責
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歐而
內之於善

賈大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
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
依行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
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歐羣臣入善之事
此經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
者在後自六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三
惡者在後此中爵與祿廢與置皆別之以王德爲
大能明辨之八則中爵祿廢置皆共之者以其德
小不能辨故也

鶴山先生云八則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
通作一義講康成以歐而內之於善訓馭字不

知祭祀如何歐神以內於善臣有大罪没入而
奪其家財如何歐貧者而內於善竊意古之馭
者斟酌疾徐自有其法康成不察此十六箇馭
字若以古之善馭者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
之意如祭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
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祭祀馭神而
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盡通然其間以漢制
没入家財為奪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
得有没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絕法
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去雖待放於郊
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

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至於之絕故
禮為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及至戰國
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
為後於魯為臧為也武仲去而猶據防以請立
臧為為後故孔子以為要君具三代之法臣有
罪而奪爵之類亦必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
其所以為馭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二曰親親三曰敬故四曰進賢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賈鄭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

同有物事也謂率下民使與上合皆以等其事
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萬民爲三世

鶴山先生云統有總統之意如網領之屬若網
業垂統是統於祖宗而垂之無窮且制度紀綱
是四件物儀禮統爲全匹半匹爲制幣長一丈
八尺如銖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銖便
非古制八統如中庸九經達吏不可拘在下位
不能自達者吏則通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
三吏孟子以諸侯爲天吏今之吏部則舉天下
之官皆掌之胥吏謂之吏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天官冢宰蓋統衆職自小宰已下無非分

職授任各有條理以此知冢宰事無不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疏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
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爲黍稷稻麻
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梁苽爾雅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
中可種稻麥及苽也後鄭三農乃以平地及原隰
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鹽亦云凡膳食之宜有大
宜梁魚具苽以知無秫大麥而有梁苽地官掌山

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

賈謂鄭約家人所受田處即有牧六畜之地故云遠郊八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材曰析金玉曰貨棄食貨志王莽居櫛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嬭婦人之美稱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曰草根實可食者爾雅疏穀皆不熟為木荒

嬭止匹妣之稱傳注泥堯女曰婁是有德行之妣故以為美稱橫渠破生日妻死曰嬭之說最是疏材案委入掌斂野之賦斂新

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注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北之薪芻其兵器謂捍衛陳兵之器野囿之財用苑囿藩籬之材故臣妾聚斂之間民載安詩曰侯疆侯以注疆有餘力者以謂間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謂庸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是也

又云古無臣之稱只稱叔字于豆于登乃是姐豆之豆先後鄭以叔為豆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本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先鄭財泉穀也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去之餘

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征者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

斥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賈以九賦斂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云賦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而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云斂財賄也變邦稱家削者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

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爲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三處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此人曰稅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餘之賦者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職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此人亦口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處而特言者以其未作當增賦故也賦爲口泉鄭

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故於此注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在城已下至五百里此皆約載師所云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畱地之等遠近之差

備出 三代賦字只是領其式以任井地

所出獻于上初非計口出泉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爲不便况成周乎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熙寧而禍不可勝言此九賦又其一也周禮有三箇縣字畿內爲天子之縣六遂上有縣四等上

有縣故漢猶以天子爲縣官字畫扁縣字卽衆字又云王畿四面有關謂之近關甸稱縣鄙自

有遠關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鄭注農本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班謂班賜也後鄭謂王所分賜羣臣謂好用然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七曰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游貢九曰物貢

鄭注嬭故書作賓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

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材木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存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貢罍矢之屬是也後鄭嬭貢謂絲象罍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種幹括柏條蕩也游讀為游圃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九貢先後鄭多異說

賈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出之前或在山宮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故云故書作賓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賓貢若言絲象堪為婦人所作是也

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不從幣貢謂
玉馬皮帛馬貢其時無貢馬法觀禮諸侯享禮云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存貢為羽
毛後鄭以存貢讀為游謂燕好珠璣琅玕也然恐不
禮記卷之五 月令內有貢犧牲者目有一項田
養犧牲馬是人主所用之物亦無貢惟康王之
誥布乘黃朱以為庭實却非常貢後鄭游貢添
水傍為游恐是九游旌旗上羽毛當從先鄭又
云古者旗便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
九旌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幟之類物馬而班
之却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泛言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
得民三曰師以貴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
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
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鄭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
長諸侯也師諸侯師也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
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

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
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
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則百姓親睦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

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頌其餘於萬民
富謂穀中材物

賈訓兩為糶欲取在上與民相協聯綴使不離散
也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遂為溝洫不為井田
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
以出稅與井田同

禮記卷之三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至侯國皆
相聯絡大而言之分天下為二伯曰牧九州之
長九牧亦曰牧牧有司牧之義長有君臨之義
師有師道焉通人君卿大夫皆有師道儒之名
見於後世周官此一字元無歸着不知何所當

次第一鄉一邦自各有有道之人表儀風俗居
鄉謂之父師少師亦謂之先生處士亦謂之上
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曉說宗以
族得民凡人受氏各自有宗太宗一小宗四一
子一宗別子四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
大宗非諸侯之後皆小宗亦有為嫡子而無嫡
孫者亦有云云宗藩序詳之主以利得民主是
公卿大夫趙孟謂主相晉國于今八年又事吳
敢不如事主乃暝皆是更以治得民更是羣吏
凡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田里間比
閭族黨無非相友之義數以富得民上八者皆

在井田內惟數則如鄭之原圃晉之巨囿楚之雲夢皆是數

又云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意凡一人生死閻督使計其年月日時有保有受天地間人都有箇數溝洫道路自有條數閭有門以譏出入縱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道民散矣矣民間自生自死盜竊亂賊並作此井田不復之弊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灑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

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

賈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云小宰所以在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象魏闕也

鄭司農云周以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五年傳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也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左氏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注闕象魏也

案公羊傳云天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公曰吾何僭哉曰設兩觀乘大輅何氏云
天子兩觀諸侯臺西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教象之法可知始
和鄭謂始調和六典八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
從甲至甲為挾凡十日斂藏之於後月月於告朔
而行

鶴山先生云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為周正月
乃有三正之說某以為無前乎為商以十二月
為歲首而夏時不改後乎秦漢以十月為歲首
夏時亦不改其誓所謂怠棄三正是廢天地人

之正道咸有一德之爰革夏正亦謂政也正月
之吉始和乃孟春天氣始和亦不如鄭說牽強
其讀法則或吉月或四孟月鄭謂去民愈近讀
法愈多象魏觀闕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
闕然為道謂之魏以其魏魏也謂之象魏以其
縣象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春秋傳新作雉門
及兩觀議加其度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
以其闕中也或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則正月
至則正月祭纁又一月義

又云武帝雖建寅從夏時然終西漢至東漢大
朝會元以十月為歲首嘗於諸志檢討盡然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效陳其殷置其輔

鄭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

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伍人鄭司農

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云謂殷衆也謂衆士也

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台周成子謂牧州牧也舜十二州則有十二牧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殷制名曰伯其實八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王者

所治其州不復設牧故云伯然正畿千里以舜十二牧例之又參以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當有九伯但不統王畿耳監後鄭以爲諸侯非也所以名國以有侯爾豈以監名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師就擇賢侯爲之猶殷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職以相維也但五長爲五國置長其明監則莫如畿國而設一監豈亦如殷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二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因書三監挾殺畔據以立此條史非立監本制州牧自有命

周禮卷之四上
卿大夫上監州牧而每牧至三人哉且武庚但承
殷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之初
殺民疑貳一時權宜不為定法漢初未見周禮王
制闕然故漢儒考緣三監臆為之說耳參佐也國
之卿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五之云非
指五人也卿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為之差殷
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
但在王畿內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是也兩卿前鄭云兩丞按都家無卿官朝大
夫乃止上士名為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
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

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為之伍
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輔則不士庶子輔則胥
徒也後鄭曰正六官之卿貳小宰小司徒小察伯
小司馬小司寇也放稽察也宰夫卿帥四帥司馬
士師也此文先去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
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官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
師旅是每官秩之最高者為正其次為貳為戎惟
獨員及員少者則不能備貳致及殺鄭專云六官
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鄭八成

賈八成小宰職掌擗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
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
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人
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王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
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鄭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
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
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

賈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

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
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
故云祀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
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鬯出爵之事祀大神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賈案明堂位君內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
訖納與亨人

鶴山先生云古人祀祭最嚴主親牽牲又親射

牲以授亨人宗廟不用幣玉而几爵則以玉爲
飾與天地五帝之几爵不同

大朝親會同贊幣玉獻王几王爵大喪贊贈王命
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
王獻獻國珙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
者天台周氏去朝覲會同大宗伯爲上相會贊以
冢宰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鶴山先生云朝覲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周禮周
官皆不合以事理揆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大時巡爲近之若一年而巡四嶽則恐無
是理然傳注謂魯以春朝廢春祭又不可曉
王砥治朝則贊聽治臨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
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
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
朝謂王巡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鄭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正正處也會大計也完鄭云三載效績
賈百官效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

狀文書而詔于主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

鶴山先生云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皆然自秦漢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而外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而致績九載而後黜陟加焉待岳牧九官之法也羣吏則不容俟之如此其父鄭師仲既講引致績爲比而說者又以爲虞周事法詳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又云太宰之屬自宮正至掌次掌主起居飲食之事自太府至掌皮掌主財賄出入之事自內宰

至履人掌主之內事夏采掌主之終事凡此諸職在漢則少府領之二公不預在唐則殿中省專之九卿不預此可以觀世變矣今之制自宮正以下其職總於內侍省別於御藥院內東門司分於內藏庫御厨太監局翰林儀鸞司御輦院之類其典領者皆奄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宮謂官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若今御史中丞

後鄭以官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司

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徃貳之則不須重掌
又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官
刑明矣應劭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副
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僚
故舉漢法以況之

鶴山先生云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知周之御
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猶
未甚重秦漢歷代至以御史大夫爲三公至本
朝不輕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待御史爲
臺端殿中爲副端因云如中書尚書侍中古只
是在左右前後掌圖書之臣到東漢凡事盡出

尚書到唐以爲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
曹韓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逆迎受之鄭曰貳副也

賈太宰所掌小宰副貳之

鶴山先生云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從冊下從

六至**制**公表內用尊閣字乃是字書說與爲尊
閣之地典是定本六叙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
說經邦國下說平上說擾萬民下說寧如此推
之皆別是義用字極嚴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
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
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賈凡言叙者皆是次序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
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鷦山先生曰賈員局於後鄭以叙為秩次凡皆先
尊後卑情為爭訟之辭恐情字難訓爭訟又
專以先尊後卑為說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
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
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
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
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
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

鄭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
度數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
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賈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
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

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為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尚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鶴山先生云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道亦說設官以象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攷周禮冬官闕與夏官興司馬師司馬及司祿等皆闕大率是溝洫兵賦與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又云秦雖焚書止焚天下所藏私書其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惜蕭何以刀筆史止收圖籍以知天下戶口院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蕩盡故山堂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舉禮記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文參差不齊自

今考之天官之屬六十九續世婦地官之屬七十二附胥師已春官之屬六十四內宗外宗附女巫共為巫師一職神杜不為職夏官之屬六十九為屬秋官之屬六十一五隸不冬官之

屬三十四小司寇及匠梓四職或曰六十舉其大凡也或曰多少相乘恰得三百六十也然

考工記又有梓師朝人之名則其脫遺蓋止此矣大事各從其長長六卿也小事則專達達疾王也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

鄭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

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并引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屬職方也

鶴先立云六官皆有事大率扶持世界合有

六官一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惜乎不存疑其盡是營國授田等事必有容心去之者

公謂刑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盡職字之義則是主此事者謂之職其實典是定本職便是推而行之處王昭禹解是賊字非從戎駿則為

賊乃從刀從戈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濯玉增省牲饗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木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土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也春云弛讀為施云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曾大祭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

鶴山先生云聯事如每事有關會處多也記得

朱文公曾說陳君舉解受誓戒與分胙付之刑官是要檢核其惰慢之意不必如此說司寇刑官亦合舉是職禮記云六聯皆官府之大事非一官所能共故合事而共治也喪荒二事而相類田役二事而相關斂民之財弛民之力亦二事而相備也言斂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凡小事皆有聯謂一官之內自相通屬者如膳夫之

於庖人享人由外爨爨酒正之於釀人處人師保之於諫教大府於內外王府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

師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傳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賣買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先鄭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版戶籍圖地圖也稱責謂貸子傳別謂券書也聽訟書見也以券書吳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謂傳別為大手書於一割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兩

書一割同而別之長曰質知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

質責謂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即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傳別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割字中央破之為二段別之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於師云春頒秋斂賒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劑案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

書割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異於傳別

禮記云禮曰右契古者作字自右起故謂之右契左券者却是主者執右對者執左八成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先鄭謂簡摺士卒兵器簿者如黃池之會行頭官行擁鐸拱稽各籍至貝謂貸而生子若今舉責即地官泉府國服為息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此國服為息恐是劉歆傳會康成誤解以致荆公禍天下周公之制必不放債取利禮記謂此居為五家為比居所居若今差役簿是也簡稽簿

人所謂稽其民人簡其兵器者今軍籍也版圖

六鄉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為里版戶

籍圖地圖也聽稱責以傳別稱舉貸也責取償

也孟子曰又稱貸而益之太史公曰焚蕪棄責傳別與謂即地傳

判書也判書者著約束文畫單別為兩各其一

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輶傳餘並從鄭賈說

此段取字出入相似而不同傳別書契質劑難

分而實異故詳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鄭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

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孔子春云廉辨為廉端賈
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
本廉者絜不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謂公謂治
汙謂之汙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
則治弊謂之弊矣廉者察也聽官府弊吏治察此
而已善其於謂之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內謂之敬
能正直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此
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
者行能如此此聽官府弊吏治之數也故謂六計
鶴山先生云字書無弊字只是蔽蔽斷也與一
言以蔽之字同義廉者以廉隅堂廉謂有分辨

界限鄭賈王所謂絜廉與治汙皆失之以絜廉
加於六者義皆不通三禮辨謂聽字衍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
亦如之

賈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大聯百官聯
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也然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
兼之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
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
在大計下也賈言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貞而
不掌脩蓋誓聽於一而脩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

而則具之而已又言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書 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

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

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

於法亦不見其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

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

害不小因說求善**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

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

義道德為法之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為二後

學從而為此說曾於南省試院為諸公發明之

眾莫不伏如周禮一部二百六十官旬稍縣都

鄉遂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
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為申商

士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給役者七事故

書為小事鄭當為七事書且為七事

惠施焉謂之施政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

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訟

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

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筮貝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養裸凡受

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葬受其舍遂幣玉之事

又從太宰助王也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賈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祔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宗廟之裸**求神於陰賓客之裸則若今禮賓客祭酒也裸將裸而將瓚也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賵委之物

儀禮是也**宗廟**祭祀自坐尸迎牲以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爛祭孰近

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賓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主禮之王雖不酌而有受酢之禮使宰夫為主人示公卿大夫不敢抗禮於君而受酢則臣不可以代君飲故有受酢之事

喪荒之幣玉鄭賈謂賓客所賵委之禮不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拜具冢宰定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鄭每月之小計

賈小計對下經歲會為大計言冢宰則據百官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計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賈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月水未堅不得斬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教則不得以此知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退以官刑憲禁乎王宮令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主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鄭憲謂表懸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賈凡刑禁乃出於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懸之於宮內也此經於職未當圖罕大率而今百官謹于此數事以結之也

鄭先生云憲疑訓顯字禮記舉憲憲今德則

古字通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如儀賈智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正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畢明云謂雉門三門也棧道謂臯門之内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

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獄訟詢本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士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橫相而族人朝焉王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是皆雉門與先鄭翼

臯門

詩日臯門有杭左傳日魯人之臯杜氏日臯緩也

皇故皇無皆以皇為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皇有矣
毛氏以皇門為郭門非也

庫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曲禮
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
武庫漢書曰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
兵庫在焉

雉門

春秋書新於雉門及兩觀羊傳云五版為堵五堵
為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
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應門

亦謂之正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
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
謂之路門耳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
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未
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右鄭云謂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
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必矣如是則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
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意者雉門無雉門謂之
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
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
門門異於此而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
門之名豈一端哉大抵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
諸侯三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
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
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
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

君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月令季春饑獸之
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庫門也臬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
也關門也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
器不入宮藩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
訟入東矢鈞金子朝朝凡得獲貨賄民六畜者
委于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
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旌民得以入臬門

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又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與

鶴山完三云古者天子內五門臯庫雉應路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王受顧命於路寢訖諸侯出廟門俟廟門指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注云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治朝而詰諸侯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右故天子朝諸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禮然後路

朝行燕禮謂此乃祖宗之治朝非已之治朝也其二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司士見焉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慎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庭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旣出在下受而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爲向下之義故後鄭亦不從據夏官諸侯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

上書奏事耳及至夏官太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
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傳 東西相近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
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
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
以徵令

鄭 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謂正辟於
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
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

旅辟下士也治教每事名少也治藏藏文書及器
物贊治若今契文書草也治叙次序官中如今侍
曹伍伯傳史朝也趨令趨走給召呼**鄭** 合衆數
而爲目合衆目而爲凡合衆已而爲要要則月計
凡則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約正日
成也三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
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
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
故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
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
在王則王治之矣凡治官府以法爲主成則以待

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法師掌官
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以正其屬
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鶴山先生云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

處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徒善
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
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諸冢室而誅之其足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鄭羣都諸泉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
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

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
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刑以罰罪**
夫所考及於百官府羣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
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羣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
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財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
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失其所藏之
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
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
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又有餘
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
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

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當可知矣

書鄭說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敝器財用凡所共者

此校次之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

也膳獻禽羞飯獻也飲食燕享也賈曰禮之殮夕食春秋傳云殮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

賈牛一羊一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為饗餼案行人上公饗餼九牢鄉禮九獻會禮九舉比等其侯伯降二等以七為節子男又降二等以五為節又掌客云上公殮五牢五積侯伯殮四牢五積子男殮三牢三積是其數也禮記云牢禮之共膳則殺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不則殮五牢之屬是也飲則壺四十之屬是也食則

食四十之屬是也牽則牽四十之屬是也賓之殮牽則有司所共賜之殮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爲之

鶴山先三云殮夕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爲客始至所致禮其義方該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師有司而治之

鄭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賈三公六卿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

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甲宰夫不自爲使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期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而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鄭注云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下云春以

十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定其國家宮室重旗衣服禮儀為來歲皮朔日為度入唐孔穎達正義亦案史記案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則知之以十月為歲終而以十一月為歲首未嘗有之為天正之說也

正歲則以灋言言善事人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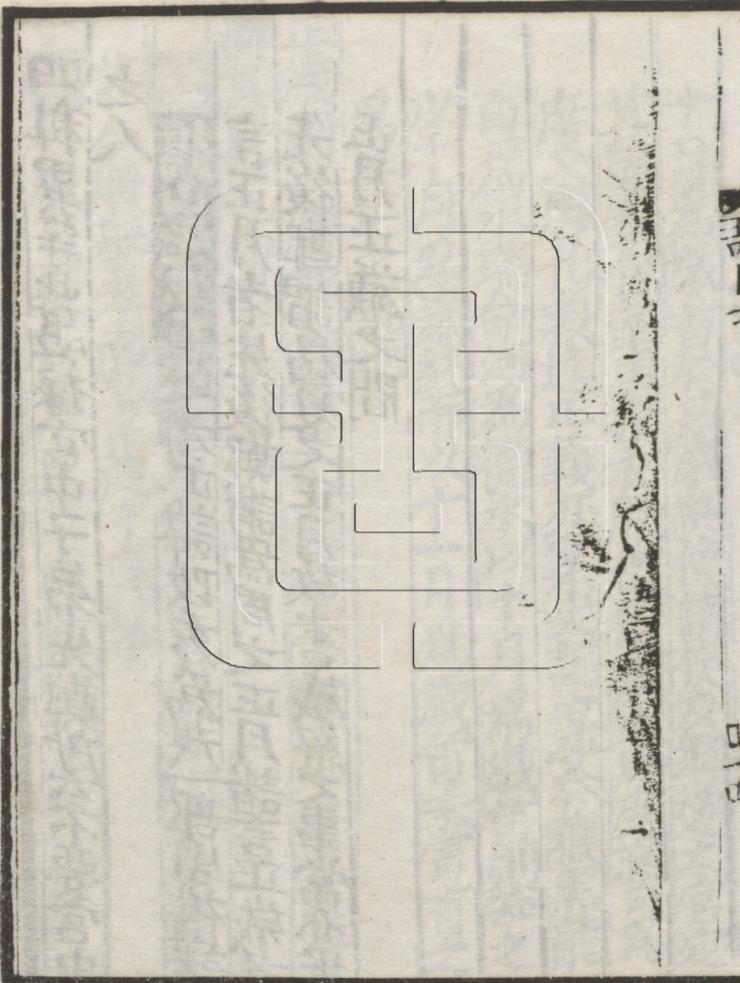
鄭良善也 **言歲** 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勸羣吏若今時舉孝廉方莠才異等

賈正歲 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言戒羣吏

四科異等此謂豫宮中子弟先鄭所云不要宮中之人

鄭 武諱改秀為莠 鄭周禮諸

言正月者先後鄭謂為周之正月諸言正歲者先後鄭謂為夏之正月故書歲終之事常介乎正月正歲之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 周禮折衷上下篇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注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賈上大
宰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為上首自此宮正以下
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
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為先也自
膳夫至膳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
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鑿師以下至獸鑿

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鑿次食饌也自酒正
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鑿治既畢須酒食養身
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
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
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
自內宰至釁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
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
也夏采一職記招蒐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此
宮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為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
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為宮中官之長故其
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

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
適子行其秩序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為長故云伯
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為官首中士四人為之佐下
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
文書是月四人為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體例
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為之版以待久擊柝而比之

鄭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
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
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版**鄭**司農云為官府次舍

之版圖待待此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此直宿者為
其有解惰離部署又云析戒守者所擊也賈此時
是尋常事故為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籍
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籍增成先鄭義也刑
公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今使為之禁勿為也
鶴山先生云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
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
宿為宿再宿為信三宿為舍恐亦未然又因版
為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注以版為民數故
式之萊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為儀禮衰辟領負
版之制言按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注謂辟
領及衰闕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
辟領之長與衰齊衰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
布亦三升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鄭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後鄭故九非常也
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
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賈後鄭引文王世子文

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爲庶子於天子則爲諸子彼鄭注倅謂副倅之倅云國有大事寇戎之事

鄭注云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

凡大事盡以爲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言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又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

門也後鄭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滯於濫怠解慢奇袤譎觚非常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使輩作輩學鄭言農云道謂先王所謂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實外人謂男子內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稟其祿與之米稟奇袤譎觚非常者兵書有譎觚之人謂譎詐禁出觚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保氏職文也

鄭注云稍稍食則稍稍與之者謂各以等差稍稍給之荆公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稟稟從

未謂祿米祿廩從六謂財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
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鄭行事吏職也使居其處待所為賈稍食宮中官
府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大事在祀與戎
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鄭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鄭讀
火絕句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宮正為王執燭也
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
也宮正主為王於宮廟中執燭後鄭謂事祭事也

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
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自有
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

雋山先生曰

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

中門之外則天子三朝皆可謂之廟亦可稱宮
先後鄭謂蹕如漢之填街蹕猶今之警蹕也亦
謂之清鞭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蹕本
從之因舉禮謂六官之掌蹕者甚多不知

康成何故專指隸僕所掌蹕宮門廟門者閭人
也為內人蹕者內豎也率四夷之隸守王門蹕
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脩除且蹕者山虞也祭

則守其屬禁而蹕者典祀也大喪及諸臣葬于墓而為之蹕者冢人也蹕宮中之事者隸僕也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為賓則率其屬而蹕王宮者士師也大軍賓喪祭則帥其屬哭道而蹕者鄉士也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帥其屬而蹕者遂士也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訝士也蓋蹕所以禁止行者各隨其職而用之則宮正蹕於宮中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聖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

室賈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聖室者舍對廬故為聖室聖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故多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已上疏者賤者居聖室者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引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為天子之臣也

禮記卷之三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無貴賤一也故謂之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

重鄭賈說未然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司農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

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周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賈官伯掌主宮中
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
皆有名籍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
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為士
者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
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
外察也

鶴山先生云周制宿衛王宮皆以公族公卿大
夫之子弟為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為郎以
官廊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賞為郎如張蒼

者號山郎疑若今之抵產非入錢也繼有納粟
為郎有父次為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
王子弟乃有父任為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
如後世以三衛為宿衛

又云漢初蕭何期未央宮按三輔黃圖宮中有
三十六殿高祖又期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
邊添切甘泉長揚五林共為五宮統在北關東
關內皆宮也

又云漢制自公孫弘以前如真禹張禹雖為公
卿而其子無官桑洪羊為御史大夫亦以其子
無官怨望惟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

為侯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秩 秩祿稟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侯便也鄭自魯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舍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臣沐浴之處實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為外次舍有所隔絕而謂稱士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於大昏職所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卿大夫之庶子於諸子職所謂倅也在掌客職則謂之庶子而禮賦諸侯之大夫其體亦不輕矣古

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末世其爵者則又使之借衆子以衛王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廬設卒不以士庶子為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之禍

告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 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實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月終則均其祿稟與宮正均稍食亦二歲終則均叙與宮正異彼宮中官府故會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叙以時班衣裘夏時頒

衣冬時班表有功即賞有罪則誅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食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膳夫掌王之食飲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別叙之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爵而三其實羞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鄭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大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

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管也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盛七醢七殖三醢凡實之醢入其菹菹醢物六十甕**鄭**曰醢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菰離胡也六清水漿醴醢醬醢**賈**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饋羞出於牲及禽獸者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庶羞皆及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脚腫臄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鴛為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及禽獸故云備滋味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兔鶉鴛

四豆添前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夫禮天子諸侯
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
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
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五上加
之內則云牛脩及爵鷄鴈范芝栭已下三十一物
鄭注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百有二十
品記者不能文錄八珍謂淳熬已下皆內則文淳
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模也炮取豚若
拌封之刻之實棗於其腹中徧萑以苴之塗之以
堊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指

米搔漉之以為醢以付豚前諸膏其骨必滅之鉅鑊
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
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醢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
肉必胔每物與牛若一捶之反側之去其餌孰出
之去其皽徧在布牛肉焉胔挂與薑以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骨取狗肝一幪之
以其骨濡炙之舉雉其骨不羆也是為八珍彼有
糝與斲彼是羞且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醢醢
也者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醢醢者經云百有二
十糝醢人共醢六十糝醢人共醢六十糝醢人共醢
云六穀知有稌黍稷粱麥者據食醬而知其醢

胡者南方見有菽米

醪良醫醫

饋先王饋上下通用後鄭於此言進於尊者曰饋主府注又云通行曰饋自無定論如此者不一六牲本用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二者熙寧間有人建議用馬牲竟不行此一節言天子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及此禮者周禮一部可疑此亦其一 **三** **司** 專本此意以人主當享備物極至重貫王黼專物應奉司以啓人主修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誤國原於康成先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

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鄭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扈

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二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

賈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鼎十有二案聘禮教

饗籩注冠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

二云牛羊豕魚膾腸胃司鼎膚鮮魚鮮膾云陪鼎三

者當由廉臍腫曉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亦九

俎者陪鼎三脚腫曉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

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

有二是為三牲備焉商案王藻天子日食少牢朔

月六牢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

者多當以經爲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王藻據襄
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禘大司樂云王大食必令
奏鐘鼓大食是朔食且舉之樂不言之禘祭肝周
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
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剝肺此爲祭而
有也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備火齊不得膳天
品是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未聞惟祭
祀雅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處也且謂
造食之處即厨也

鶴山先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凡祭皆祭
先造食者今士大夫此禮已廢惟公燕聞酒先酌

於地近之釋孝氏飲食尚先祭**禮記**陪鼎
三腳音音生腫也腫許三切羊腫也曉許亮切
豕腫也牢鼎九所謂俎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
也皆所謂羞也**禮記**品嘗食養至尊當慎故也
其所防也微矣

王齊日三與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司農齊必變食嘗齊必變食謂加牲体至三大
牢大荒凶年大札疫厲天裁日月晦食地裁朋勳
大故寇戎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不

舉樂但比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牲二義俱備也祭祀之齊不御於內不聽樂不飲酒不睡葷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憤其志意者且而致養其氣體焉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戕邦有大故不舉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戕害變故宜變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鶴先生云葷本只是薑桂韭筍之類今却以爲葷腥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素食之說謂公所謂且變食備味聽備樂亦非三代王者之言此所以開祭宗主黼黻享上之說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賈案王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故鄭謂燕食者日中與夕相替爲三時奉朝之餘膳則一牢分爲三時所贊祭者牢肉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案王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胾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言農謂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聞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謂脯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以下燕食有

脯無膾

王燕飲食則為獻王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曰農主人當獻質則膳夫伏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禮記日一舉注鄭以后與王同危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別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頒賜守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擊見者亦如之

鄭曰農云脩脯也後鄭謂致福為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又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為擊見者亦受以給王膳禮記如薑桂銀沽者謂

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廟致祥于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胙法者安氏昭六年子產云祭有受服歸服彼注云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鶴山先生云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以文武胙賜齊道理甚速不知如何致歲效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荆公至尊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世子則唯膳正禮可以不會膳禽則燕食之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

則所以防荒修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曰牲

鄭司農六獸麋鹿能應野豕兔六禽鴈鶉鷄雉

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能則六

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執宜為羔

豚擯麇雉鳩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實六畜者馬牛豕豕大雞謂夏官校

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大人冬官豕人總送

六畜與此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中有

羔雄狐綏婦牝雞無晨禽獸通稱

鶴山先生云古注取包肉之義謂之庖庖字從

六恐非包肉蓋火化始於宓犧氏啟初茹毛飲

血宓犧始取物墜塗而炮之所以謂之庖犧氏

犧亦取牛勞

凡其死生蠱蠹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

后世子之膳羞其祭祀之好羞

鄭凡計數之羞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

羞王言薦者味以不麩為尊**鄭司農**鮮謂生肉

菹謂乾肉好羞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之鱧魚

青州之蟹胥者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賈**謂四時之

間非常大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則其祭祀之好羞者先王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之事。士如事存之意。夫齊則思其所嗜。則其祭也可以不羞其所好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獸獻禽於賓客獻豕為獸。杜子春。當為獻。凡喪未葬已前無間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母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賓客之禽由主人獻之。

鷓山先生云。死而未葬無几筵。無薦羞。以其體。鬼在此生者可以用几筵字。或賜之筵。或授之几。是也。始死只證奠有朝夕奠。朔月月半則謂之。殷奠。奠亦無庶羞。羞却是祭當在虞祔之後。不當言於始死之時。今人用庶羞之奠與几筵字。盡錯。且如孔子廟。只使得奠字。使不得祭字。今謂之丁祭。亦非。釋奠字只見於禮記。不見於他經。二漢以前亦無釋奠字。然却未至大誤。非報功使祭字不得。

凡令禽獸以瀆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以處賓客。至將獻之庖。

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其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
來致會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
付使者展而行之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
數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雞彘之數士中日則二
雙書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上公九命
日九十雙書彘五牢日五雙士中日則二雙者謂
作介時士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中間也
故言間日則二雙

鷓鴣古人春不毀胎卵又數畧不入汚
池取禽獸有時節其法禁甚嚴然國客之至不
可以時拘賓客禽獻之事至九十雙七十雙之

類不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
犢麇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膾

鄭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司農云膏香牛脂也

以牛脂和之膳乾雉鱠乾魚膏臊又膏也杜子春

云膏臊大膏膏腥豕膏鮮魚也羽為也膏膾羊脂

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

而充膳鱠燠熟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

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

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

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賈此經四時所膳者

皆取所賊死之脂膏火賊金即膏臊大膏也不得
云北方之膏牡子春膏臊大膏者是也膏腥又膏
也者非也以其秋行擯驛秋時金王金剋木雞屬
東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為豕膏用休廢之脂
膏者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
休廢夏火王王相金死水囚木為休廢也下推之
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言
然向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以休廢言
之也**荆公**膳用牛膏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則助養
脾也膳用大膏大金畜也夏火用事則助養肺也
膳用雞膏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

羊膏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鶴山先生云鄭說非荆公說是呂成公云自傳

註盛行人都不看經亦為時王所尚列於學官
科舉以取士漢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
仁不讓於師寧取落韻不取違古注至程張歐
蘇方破口斥傳注之泥前此周易有多少解說
列於學官者止用王弼唐人以論語應舉謂之
習何論王子雍排鄭康成劉敞排杜元凱其說
甚當亦何曾行孔穎達又每科與之辨又有學
究一科全是念傳注謂之貼經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賈上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者是其加世子可以會故歲終則惟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鷓鴣

先由云加邊薦且則禽獻為加可知加則

惟王及后不會世子則會以防太侈

內饗掌主及后世子膳羞之宮亨煎和之事辨體各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鄭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解此五味體名脊膾

肩臂臠之屬肉物獻燔

釋文作燔

之屬百品味庶羞之

屬三旨壘成數賈

體名栗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

臠後體膊脰又有正脊脰脊橫脊又有短脊正膾

代替是其體二十一體肉物案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載載謂切肉少牢主婦獻尸以膳從傳火曰燔百品庶羞之屬

鷓鴣

肆託歷及取別義然只從本字亦

有肆陳於鼎俎之意亨字本作會

音香音亨音

並同楚茨擊爾牛羊以往承嘗或割或亨

作香字叶

酌或肆或將祀祭于祊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俛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百羞者則庶羞

百一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一十種珍物者諸八珍

之類俟待也內饗恒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

饋王右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至不饋后
世子此內饗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
共之

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厲羊冷毛而羸
羶天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狸豕盲眈而交睫
腥馬黑脊而般臂蝮

鄭腥膾膾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
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曠失色不潔羸也沙
澌也交睫腥膾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
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句農云腐朽木臭也蝮蝮姑
臭也**子春**云盲視當為望視實此經腥有二字

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腥之腥鄭答冷剛重
牛之牯牛在手曰牯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
然故言般臂朽木蠹姑皆臭物此皆不利人故禁
之

儀禮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臂傳注以

為般般然此般字實誼弔屈賦用顏師云般從
丹不從舟交睫腥鄭以為肉有米似星鄉在晴
州人或告以屠所市豕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
云夜於星下飼豕則肉上盡有星如米狀此不

可食索而觀之信然乃知康成之言有所據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

共羞脩刑臠胙骨鱠以待共膳

鄭其當為具羞羔者脩鍛脯也胙如脯而腥者

鄭司農云刑臠謂夾脊肉或曰膾肉也骨鱠謂骨

有肉者謂刑鉶羹也臠腓肉大臠所以祭者骨

牲體也輔乾魚鱣肉饗不堂外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禘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堂

其室享之事上王后言前和此不言則和者鬼神

尚質不貴饗味薑桂鍛治之謂之脩不鍛治者謂

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胙刑臠為二物

有明文先鄭以刑臠為夾脊肉故後鄭不從或曰

膾肉也并出亦不從骨鱣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

羹也臠腓肉大臠所以祭者骨牲體鱣乾魚先鄭
合為一後鄭不從特牲有鉶羹謂鉶與鱣不臠設
於薦南臠魚肉總有也臠又詰為大

凡王的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鄭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實言好賜者謂羣臣所愛

好則賜之肉羞饗人共之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其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餼饗鄉食之事亦如之

鄭賓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

於饗實致禮於賓客莫盛於饗者以其饗之中有

牲有腥有羶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米

未又多故朝聘之日致之是以鄭云急歸大禮故云莫盛於饗也

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軍車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鄭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

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鄭**邦饗者曰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

有國老庶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

者經首言君君對孤子則君君者死事者之父祖

可知左氏哀二十三年曾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

七年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胡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以顏庚之子而賜之是禮孤子之法

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鄭獻謂酌其長帥葬事之奠祭**賈**獻謂獻酒非獻

肉故鄭謂酌其長帥長帥軍將已下至五長有功

者饗獻之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其鼎俎謂

殷奠及虞附之祭皆有鼎俎**鄭**外饗言饗者是

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庶子而後言

饗者見孤子外饗掌饗饗以養之為主酒正掌酒

酒以禮之為主

享人掌其辨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享烹

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剛羹賓客亦如之

鄭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置于鼎齊多
少之量職主也饗人之竈主於其竈爇物賈案少
牢禮饗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
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故鄭云
既孰乃置于鼎周禮儀禮皆言饗論語王孫賈寧
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
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饗人之竈

禮記先生云七祀非古禮竈也者老婦之祭也
孔子已後改饗為竈不知何故大羹肉湑先儒
以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肉湑盛於
登肉湑一名湑湑字當從肉從立作音只有張

參能辨若只從水旁字書中無蓋音字以注為
聲以肉為形若是汁却無聲 **又云**王者典禮

齊威公出來一壞晉文公出來一壞道路之政
不脩實受足之政不舉然而子產託晉文之時車
馬有數以至客至如歸一段猶見晉文之時尚
餘些曲禮只如泰山之下明堂之祭則齊宣時
猶在 **又云**鄭康成五經皆有傳注又注五經
緯今乾坤蒙需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為名如參
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五六十時注到八十
歲今左氏正義內間引鄭注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齎益祭

祀共蕭茅

國藉芒字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
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至子終之盛
盛祭祀所用穀也登稷也穀君稷為長是以名云
在器曰盈國大夫云蕭字或為蒿蕭讀為縮束茅
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參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沒也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酒杜子
春讀為蕭蕭香蒿也謂詩取蕭祭脂郊特牲蕭
合黍稷夏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燔蕭合馨香
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

苴以藉祭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言帝藉者藉
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最尊言之周語王
耕一發班二之天子藉田千畝在南郊自天子三
推已下示相恭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稷為
五穀長爾雅以稷為菜通而言之六穀皆是菜小
宗伯辨六菜之名物取蕭祭脂見用蕭之時有脂
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炳燒之
取香自上聞茅以共祭苴則土虞禮束茅長五寸
立於几東是也

蕭也先王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
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參下去如神飲此

是鄭大夫臆說又云亦與河濟之濟通又云鄉
在靖州見有善茅甚多有劉子澄嘗有作貢茅亭
記謂齊威公葵丘之會據司馬遷書員是曰諸侯
以封禪所以責楚不貢茅最後謂他日上封泰
山於此亭取茅因為言孔孟取葵丘之會員有
明文如何不取乃舉司馬遷封禪之說封禪二
字竟莫曉如茅當以禹貢為說劉不聽云

北野果施之薦喪事代王受青災

國旬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桃李之屬瓠瓜供
之屬菜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
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

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災殯後袞賈祈殯大祝
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既殯後見大
祝職也

鶴山先生云

代王受青災乃是災禍之來欲代

王受之今人不自殯成之義因說古人遇災禍
只是罪已如雲漢一詩胡寧瘳我以旱惜不知
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
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早降
甘澤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上只說古人有祭
祀無祈禱禳禱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
祈禱

王之同姓有皇則死刑焉

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者也賈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蔽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司農**云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警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官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官刑不踐其類踐音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處兄弟賈絕服之外同姓姪者有罪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氏鄭注繫於甸人懸縊殺之曰磔刑公甸師共祭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

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示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鶴山先生云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賈氏謂

絕服之外同姪姓者蓋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也李微之謂此說足以補漢儒之所未及是爾至荆公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夫刑於甸師隱之也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乎必不然矣是荆公心術之誤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養之事

鄭役謂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賈此纂要文又左傳云其父析薪即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

表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罟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比鳥獻也及狐狸賈冬獻狼者狼山獸山是聚故狼喜聚聚則温故冬獻之云夏獻麋者麋是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温適故獸物皆獻之

鶴先生云天地間莫非氣凡散皆陽凡聚皆陰然冬間陽氣在內亦有聚時夏間陰氣在內

亦有散時又須分冬夏方說得又云陽氣上鹿角解陰氣上麋角解

時田則守罟及罾田令禽注于虞中

獸弊小也小而田止**獸司農**云弊田謂春火數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賞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饗禴秋獻禽以祀枋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敵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賈襄二十四年齊侯

祭社蒐軍實蒐獸實實注謂兵甲器械隱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引之以證斬首折馘為軍實又生執俘囚如先軫曰真軍實比自是軍實信三十三

鶴 宋生 晉東萊曾說人之生也各有血氣

因設為田獵以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賓客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獸 其其完者皮毛筋角給作器物**賈** 獸入於腊人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王府亦謂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公** 謂王之設官能去民物之害於是可以兼百姓之奉

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

鶴 山宗 荆公專以周禮為辭謂人主可以

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之侈卒致商美之禍可不戒哉

獸人掌以時獻為采春獻生鱸辨魚物為鱸鼈以共王膳羞

鄭 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鄭司農梁水堰也堰

水為闕空孔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主鱸鮒之大者以月令季春薦鮓于寢廟鱸生藁乾也**賈** 堰水為闕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堰水兩畔中央

通水為關孔苟者蓋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
薄承取之故詩云敝笱在梁 取魚之法有五孟
春獺祭魚一也季春薦鮪二也螿人秋獻龜魚三
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孝經援神契云
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尚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
則春冬二時祭魚潛之詩季冬薦魚月令季冬漁
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宣
公夏濫於泗濫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凡祭祀實食喪紀非其魚之鱸麋凡獻者掌其政令
凡獻征入于王府

鄭司農云魚在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王

府實政令以知取之時節及處所凡漁征入于王
府水族之類其中須骨之事堪飾器物者征稅入
于王府以當邦賦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互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滿胡龜鼈之屬蜃大蛤摺
謂以杓刺泥中搏取之狸物龜鼈之屬自狸藏伏
於泥中者謂狸物亦謂鱧刀舍漿水之屬摺謂
以杓刺泥中搏取之簪較角反莊子云冬則擣鱉
於江擣义角反蜃蟪類狸莫皆反杓音义

鰓云魚隨陰陽而上下冬在水底春在
水之半夏在水上冬腹腴在下夏至腹腴在鰓

夏時下水以後上水

春獻鼈蟹秋獻龜魚祭祀共屬羸蚘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簪事

鄭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羸藏羸虺

蚘蚘司農云羸蛤也杜子春云羸蜂也蚘蚘子國

語曰蟲舍蚘蟻案醢人有羸醢羸蚘醢羸虺蚘

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義同蚘蚘子者謂蟻子之

子取白者以為醢蟲舍蚘蟻國語陳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事凡祭祀共豆

脯薦脯臠腊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

事

鄭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

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脯非豆

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賈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

而有臠腊何鄭答雖解亦屬腊人知脯非豆實者

案邊人職有栗脯則脯是邊實知豆當為羞者案

邊人職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

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為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

當言羞脯也鄭言羞臠膾肉鄭大夫胖讀為判

杜子春讀胖為版又云臠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

家以胖為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肫

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爛之又有薦孰之禮三者

皆當先制為胖此證胖與臠不同賓客喪紀所共
者共內外之饗食也

禮記卷之六 禮器 是年仲豚肩不掩豆肩當在
俎不在豆謂平仲儉不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
形言豚肩之小也

